

朝花夕拾

一个个暖暖的午后，泰平桥下老街，伴随着拨浪鼓的“咚咚”响，一声声吆喝自远而近

笃笃糖：儿时的香甜记忆

王飞虹

“笃笃糖哟！笃笃糖好兑哟！”“废铜烂铁、鸡胗皮牙膏壳子、旧衣裳破塑料拖鞋兑笃笃糖哟！”“兑笃笃糖哟！又香又甜笃笃糖哟！”

小时候，秋冬交替时节，或是冬去春来之际，一个个暖暖的午后，泰平桥下老街，伴随着拨浪鼓的“咚咚”响，一声声吆喝自远而近。就在我家老屋门前，一副略显老旧的藤条箩筐担子放在地上，前箩筐上稳稳地搁着个四四方方的洋铁皮筐子，还神秘地盖着一块旧蓝布，后箩筐则装着大半筐什物，两个箩筐之间，一根结结实实的木扁担随意横放上。

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一身旧蓝灰色斜襟长棉袍，腰间系一条深蓝灰色宽布带，一双旧黑布棉鞋，两个裤腿各绑着一根粗黑布条，头戴一顶旧蓝灰色罗宋帽，圆盘脸，古铜色皮肤，大鹰钩鼻子，几乎占据小半张脸，细大眼睛，目光锐利，黑粗眉毛，有几根特别长，还翘曲着，大蛤蟆嘴，一口大黄板牙。他总是副风尘仆仆的模样，且相貌很显老相，我们这些小鬼就管他叫“笃笃糖老头”或是“兑糖老头”。

每次“笃笃糖老头”会在老街逗留一两个时辰，他除了卖力吆喝之外，就是一手晃得拨浪鼓“咚咚咚”直响，很是用力，也很有节奏，大概是以此来招徕生意吧，尤其是招引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。

老街不长也不大，“笃笃糖老头”足以转悠几个来回，在老街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摇晃着拨浪鼓吆喝。四处玩耍及在家的孩子都一个个向他聚拢过来，围得里一圈外一圈很是热闹。最里圈的大多家境比较富裕，他们往往做出几分炫耀姿态，各自手捏几枚硬币或一张角票，高声嚷嚷着买笃笃糖吃。而我总是站在最外圈，伸长脖子看变戏法一般。

此刻，“笃笃糖老头”一改几分凶恶模样，眯起两眼，咧着大蛤蟆嘴，笑吟吟地瞧着这几个买糖的孩子，似乎几根长眉毛也在轻轻颤动。只见他一手把拨浪鼓插进腰带里，一手接过第一个孩子递来的几枚硬币，一边弯腰操起一把长铁片刀和一个木榔头，顺手把铁皮筐上的旧蓝布折叠起半幅，再把下一层薄塑料膜揭开小半幅，一下就露出一大块笃笃糖。四四方方，黄澄澄，香喷喷，大家不由得一下瞪大眼睛，伸长鼻子，瞬间嗅闻到一股香甜的滋味。

只见“笃笃糖老头”缓缓弯下腰，左手握住长铁片刀，刀口斜对着糖面，右手抓起木榔头，照着刀“笃笃笃”轻敲几下，一块两指宽一掌长的笃笃糖就被敲下，随即被递到那孩子手中。捧着糖的孩子心满意足地转身走了，坐在自家门槛上去慢慢享用美味。

其余孩子乱哄哄地递上各自的硬币角票，有的伸长手臂，有的踮起脚尖，有的干脆把钱硬塞给“笃笃糖老头”，大家那争先恐后情状颇让他应接不暇，收钱，敲糖，递糖，他免不了有些手忙脚乱。只听得一声声“笃笃笃”当中，这些孩子手捧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笃笃糖，舔啊啃啊，咬呀嚼呀，嘴里“啧啧”有声，个个眉飞色舞，个个大快朵颐。有的连捏过糖的手指也不轻易放过，连连吮吸，津津有味。

此刻，囊中羞涩的我充其量只能眼巴巴看别人买了吃，父母一向节俭持家。可惜的是，临街的我家门口本就是个热闹之地，各种摊贩吃食、时令瓜果都会在这里展示，像开交流会一样。有时候，我奶奶真看不过去，就会颠着小脚过来，慢慢从贴身兜里掏钱，偷偷塞给我几分硬币。这几枚带有奶奶体温的硬币立马变成一小块笃笃糖，香香甜甜的。眼瞅着我先用舌头舔一下一下舔吸，继而大口大口贪婪咀嚼，奶奶不经意间会抽出衣襟里的手绢擦擦眼，边说是烧火时眼里扬进了灰尘。

当然，多数孩子只能是用什物来兑糖吃，大家平时就把这些东西积攒起来，集中放在家里某个角落。只要一听到“笃笃糖老头”的吆喝声，那拨浪鼓“咚咚咚”似乎直接钻进我们的内心。霎时，每个人在家里翻箱倒柜，满心热望翻找出更多什物，可以兑到更多笃笃糖吃。

一阵鸡飞狗跳外加母亲的几句责骂，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家里狂奔而出。有的手捏几只牙膏壳子鸡胗皮，有的拎着一双破塑料拖鞋旧衣鞋，有的手提两把烂锄头钉耙，大家乱纷纷围住糖担子。

“笃笃糖老头”不禁又一阵手忙脚乱，但脸上仍不急不躁，边还不忘好言安慰：“莫急，莫急，你们都有得糖吃的哟。”他挨个收各人递过来的什物，边估价，边敲糖递糖，有条不紊地安抚每颗迫切的小心脏，让这香甜滋味去满足每个孩子的味蕾。

随后，他直起身，捶捶有点酸胀的腰背，摘下罗宋帽，擦擦额头的热汗，边“咚咚咚”地摇晃起拨浪鼓，边不紧不慢地吆喝“笃笃糖哟！笃笃糖好兑哟！”，边瞧着我们吃糖，满心的慈爱，一脸的惬意。

此时此刻注定是一个又香又甜的午后，这午后暖阳温暖了整条老街，而笃笃糖成为许多人儿时挥之不去的香甜记忆。

投稿邮箱：cixi2881002@163.com

我出生于1959年，童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。然而，我又比同龄人幸运得多，因为我两个外婆家，一个在柘香横漕头，另一个在浒山南门外沈府巷。

柘香外婆家虽然相距不远，但因没有舅舅和一起玩的伙伴，就不常去。浒山外婆家就不同了，有三个舅舅，大舅舅家有四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二舅舅家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小舅舅在外地工作，但逢年过节时也会带着孩子回来，加上西门头姨家家的六个表兄、两个表姐，上叶家姨家家的三个表兄，共有二十多个表兄弟表姐妹，真是人丁兴旺。

因路远腿短，小时候很少去浒山，只能任由哥哥们在我面前炫耀外婆家的热闹和热情。

我最喜欢春节，因为每到正月初六七，浒山的表哥们会雷打不动地来我家做客，这是我家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。舅舅家、上叶家、西门头姨家家的表兄弟们会约在一起到我家做客，母亲便将家里的年货都拿出来招待他们。晚上几个老表挤在一张床上，嘻嘻哈哈地闹腾到半夜，年迈的祖母则望着孩子们，眼中流露出欣慰和一丝淡淡的哀伤，这令我有些不解与困惑。

自我懂事起，每逢过年过节时，父母都会备好一式两份的礼物，先送浒山外婆家，再送柘香外婆家，不管日子过得紧迫与否，年年如此，从不间断。年初，父亲会先到浒山看望外婆，一般住上两晚，回来后再到柘香去，当晚就回来了。他去浒山的次数也远比去柘香要多。我对此有过疑问，母亲则笑笑，避开话题。

过年后，母亲先去一趟柘香外婆家，然后不管多忙也会到浒山外婆家小住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十来天。

六岁那年我第一次到浒山外婆家，是母亲带着去的。白天，

人间亲情

老表们抽空带着我到浒山城玩，看北城门、大塘河，爬教场山和虎屿山，还在屋后的护城里钓过鱼；晚上，母亲和我与外婆同睡一张大眠床里，她与外婆睡一头，我睡在她们脚后跟那头。母女俩说着悄悄话，说着说着，外婆会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。有时我半夜醒来，听到她们还在说着话，也会纳闷她们为什么有说不完的话。过几天，母亲会带着我到上叶家和西门头的姨家去，姐妹们看起来也非常亲热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的好奇心就更多了，浒山外婆家姓沈，而我母亲则姓胡，母亲为什么会给沈家做女儿？是过继给沈家的么？似乎也不对，因为如果是过继的关系，柘香外婆家与浒山外婆家理应走动频繁才是，而两家并没有亲友间的正常往来。再有一个，父亲常到我家西南角高地里的一座墓前久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有个前妻，就是浒山沈家的女儿。

原来，早在1943年，父亲娶了浒山城南虞家巷沈福林家的大女儿沈晓春，婚后夫妻恩爱，不久就有了个大胖儿子，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年轻丧夫的祖母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不想，祸从天降，1945年的春天，一场突至的瘟疫袭击了横河一带，不到三十户人家的先字地自然村两个月之内竟死了五个年轻媳妇，而沈晓春就是其中的一个！晓春的突然亡故，使两家人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。然

每到正月初六七，浒山的表哥们会雷打不动地来我家做客，这是我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

八十年亲情今愈浓

孙永苗

而祸不单行，孩子也夭折了，两家唯一的纽带断裂。父亲只有与岳家走动些来安慰他们。

父亲是独子，在母亲俞氏的强力施压和岳母的耐心开导下，四年之后娶了柘香横漕头胡家之女胡珠凤——我的母亲。一般而言，此时的孙沈两家关系是很难维系下去的，然而，许是父亲对前妻的深情执念与全力坚持，许是我母亲的大度宽容与善解人意，更是外婆家的包容厚待与挚爱投入，竟把两个已经完全失去了血缘联系的家庭重新融合在了一起。

母亲是维系两家亲情的基础，她把自己定位为沈家的女儿上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垫脚”，在与浒山外婆家的所有交往中，一切以大妈的身份行事。外婆外公也对母亲视如己出，舅舅舅妈们也把我们当亲外甥看，从不外视。对于两家的关系，不知情的外人的确是看不出有一丝破绽来的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们亦感受到了特殊的亲情。

这样的亲戚模式在小说、电视剧里常有，生活中却难见，当时的沈家也算不上富裕，因而母亲的行为也不存在特意示好以便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的嫌疑。在不富裕甚至是贫穷的年代，这不平凡的亲情靠的是两家的悉心维护、力所能及的相互帮助和换位思考的相互担待，这些是两家能维系久远的关键所在。

穷困时期的亲情更容易被人牢

记。大表哥叶根潮回忆：1953年，我在孙家境的学堂里读书，孙家境姆妈把我当成了自己家孩子一样看待，时常让我来家吃饭。后来我大学毕业后，在县文化馆工作，在横河大会堂里说书时，晚饭也常常在孙家吃。尽管是粗茶淡饭，但要知道，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都很苦啊，米是很珍贵的，给我吃了，自家就少了。我在他们的照料下，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，每每想到此，心绪难平，感慨不已。

小老表建乔、建达回忆：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孙家境，孙家境姆妈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，记得最年的是过冬后的甘蔗，太甜太甜了！老表们带着我们到横河街里玩，去看孙家境祠堂、七星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么多的侄儿、外甥到家，该有多烦啊，可姆妈每次都要在春节里留我们住上好几天。

在几十年的交往中，浒山外婆家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。是西门头表哥买来了当时相当紧缺的电线和灯头、灯泡等，使我家成为村子里第一户用上电灯的人家。

那一年我造房子，在国苗表哥的帮助下，买到了急需又紧缺的钢材；二哥是白铁匠，当年浒山好多企业的业务都是老表们牵线介绍的，他由此打开了局面；记得那年，我岳母生病，住院事宜也是表哥国范帮忙解决的。妻子感慨地说，亲表哥也未必能有这么好啊。当然，舅舅家里需要帮忙，我

们也都会第一时间到位。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，当时我才十六七岁，大舅舅家造房子，大哥摇船，我拉纤，把一河泥船的石头送到了他家，一来一回三十里路，等回到家已经是半夜里了，累得半死，但毫无怨言，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。

当年孙家境族中续谱，我们把大妈的儿子、早夭长兄的名字也续上了，因为只知道其小名叫“阿焕”，经兄弟们商议后称为“岳焕”。如此，大妈身后就有了五个儿子。

两家之间的交往数十年从未断过，我们四兄弟结婚，舅舅舅妈和老表们都悉数赶到，老表们结婚，我们也同样不会缺席。表兄弟们的婚生子女后，各自有了新一轮的亲戚，所以在此后的交往中，大事诸如结婚、起屋上梁、丧事等，表兄弟都会走动，而小事就只有两家大人来去。故而，保持了平稳而良好的亲属关系，而一旦有事需要帮忙，大家都会全力以赴。

悠悠八十载，亲情永相随，我为祖母和父亲、外婆和舅舅舅妈及姨妈们的努力而感动，也为我们表兄弟表姐妹的真情付出而自豪，毕竟，这是一段没有血缘而又远胜胜于血缘的亲情，而且历久弥新，实在是极为不易。

如今，微信群成了老表们联系的平台，一年一次的老表聚会是我们感情的纽带。这超越血缘的亲情，理应为我们所倍加珍惜与延续。

乡村记忆

看似无声无息的冬季，天地之间总会酝酿出清冽的香气

冬天的香气

应爱卿

儿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。那时候的冬季，常常是滴水成冰，水缸结冰，河面结冰，屋檐下常挂着晶莹剔透的冰凌。冬至前后，总会来几场雪，田野村庄一片白茫茫。虽然冷，手上、脚上满是冻疮，可儿时的冬天比现在有趣。敲碎水缸里的冰，吃冰块，那落水结成的冰，虽然冻得龇牙咧嘴，可含在嘴里有股淡淡的清甜；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就算被小伙伴砸得满身湿透，用衣袖擦一下清水鼻涕，握一团冰冰凉凉夹杂有草木清香的雪，继续疯狂开战。

当然儿时的冬天更有香味的。农事较少的冬季，母亲则会有更多的时间陪着我们度过漫漫冬日，手里不停地为我们缝制过年的新衣新鞋。新棉衣新棉鞋摸在手心里暖和极了，用鼻子闻闻还有一股棉香。

经历了秋的收获，霜露的侵袭，冬天有很多果实香。父亲种的玉米晒干了，会拿去放一锅玉米炮米花。黄澄澄的玉米变得更膨大了，每一颗都是甜香的。烤一锅红薯当点心，那外焦黄、内软糯，香气从流着薯蜜的内心腾腾散发出来，触不及防的一股热香，捧在手心里连心都觉得热了。用手轻轻剥开外皮，金黄的肉身，是清甜的香味，越吃越着迷，软糯糯，淀粉带来了饱足的幸福。有时会炒一碗黄豆，看着豆子在锅里噼里啪啦地欢跳，豆香四溢。盐炒黄豆是父亲最好的下酒菜，父亲会打开酒缸舀一壶糯米酒，用汤罐焐热一下，随着加热，那糯米酒的香气便弥漫开来，萦绕在屋内，香气甜甜的、醇醇的，令人垂涎。八岁那年经不住酒香的诱惑，我偷偷喝了一大碗米酒，后来在床上躺了一下午才醒来。这也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醉酒。寒冬腊月当然更少不了一锅大头菜烤年糕，围坐在温暖的灶火旁，一边看着大头菜和年糕渐渐入味，一边赏窗外纷纷扬扬的皑皑白雪。空中飘着雪花，寒风凛冽，但心里却异常温暖。我们时不时去揭开锅盖，用筷子试试大头菜是否软糯。

冬天的阳光是有香气的。连日的阴冷雨雪后突然放晴，冬天的阳光最是可爱，心情也变得开朗。搬张椅子到太阳下坐一坐，浑身的冷气被阳光暖化，被晒过后的身体、衣服、大棉被散发出温暖的香气，毛茸茸的很幸福。

在没有网络和暖气的年代，农村的生活也有属于冬日的乐趣。

如今江南的冬天已经很少见到雪了。儿时那夹杂有草木清香的雪只能出现在记忆里了。

又到岁暮天寒，因为冷，我努力营造出属于冬日的乐趣、温暖和香味。老母亲织的毛线手拎袋，小巧玲珑，送给邻居阿姨买菜时拎拎，她们说太喜欢了，又好看得实用，关键拿在手心里特别暖和；譬如我在休息日买了糕点，去看望91岁高龄的姑丈，他挥着手直到我的车驶远；我陪着母亲去花门头王家与91岁的二伯母聊天，二伯母的思路比往常更清晰，也更健谈；譬如给病中的友人发条微信；譬如结交了一位诚挚挚友而感到喜悦；譬如如开门见山去好友家蹭个晚餐，吃上热气腾腾的大头菜烤年糕和鲜美的大老鸭煲；当然还有收到一块块豆腐干小诗刊登的信息……让平凡的生活变得鲜活生香。

看似无声无息的冬季，天地之间总会酝酿出清冽的香气，而我们为了过好冬天，努力创造着生活的香气。

我总觉得冬天是有香气和温度的。这些香气让人在低气压沉默的冬季得到疗愈。这些香，往往无处躲藏，因为我们带着爱去向往、去期盼、去烹调的香气。



水墨杜湖（摄影）江上行

时光印记

母亲干脆将它们全部撕下来，一幅连着一幅按顺序贴在墙上，既遮了丑，又扫去了一屋子的苍白与清寂

挂历情结

玄音

以前每家每户家中堂屋内必有几张年画，内容多为年年有鱼（余）、五福临门和福星高照之类的喜庆画，但往往一贴就是一年。不知何时起，挂历走进了千家万户，逢年过节，新年挂挂历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年俗之一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庚午年，家中获得一个新挂历。上面印有十二位古装伶人，个个花容月貌，我见犹怜。因为这十二伶人，我原本单调的乡居生活似乎丰富了许多。每个月底，成了我最渴盼的日子，不光是可以把陈旧的日子翻过过去，更是为又可以迎来一位面容姣好的美女子而欣喜不已。

原本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时间在墙上留下的一些深浅不一的灰色斑痕，有些，甚至轻轻一碰就会掉下一块来。重新糊墙还受限于财力，遂等到把最后一个“美女子”也翻过去之后，母亲干脆将它们全部撕下来，一幅连着一幅按顺序贴在墙上，既遮了丑，又扫去了一屋子的苍白与清寂。

陋室仿佛一下子就蓬荜生辉了。

白天，有农闲的乡邻找父亲闲聊，东拉西扯无话可说之际，便抬头望一眼墙上的挂历，眉头一皱，抽一口“上游”烟，又可以从天上的女人说到地上的女人；晚上，母亲在灯下做衣服，两眼迷惘的时候就抬头往墙上望一眼，突然又像是被什么惊醒了似的继续手中的穿行。

我则不把它们当成纯粹的装饰，常常有事没事拉条板凳，一心一意地望着墙上的挂历。沾着一份暑期的闲娱，可以把挂历中的每一首小诗都似懂非懂地

吟诵一遍。那时我还不曾学到宋词，念到词牌名又免不了坠云雾之中，以为那是十二位伶人各自取的姓名。比如：鹧鸪天、祝英台近、醉花阴等，真乃一个个水灵的“好名”啊。

但不久，我也发现了这些名字的“古怪”之处。比如鹧鸪天，鹧鸪以鸟作为偏旁，必然属于一种鸟类，不乏把鸟名当人名，可加个“天”又是何故？又说“祝英台近”，“祝英台”自有其名，可加个“近”字岂不是画蛇添足吗？就属“满庭芳”最像名字了，可它旁边的“卜算子”又是什么怪名？姓“卜”倒也罢了，居然还叫“算子”。我当时真是有点匪夷所思，因为这些古怪的名字，欢喜之中也常带着一丝丝闷闷不乐。直到有一年翻开宋词，当一个个词牌名以圣贤般的庄重之势伫立于眼前时，竟把我一下子就羞得无地自容了。

除了诗词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古装扮相的美丽女子。她们衣着不一、神采不一，连在眉眼中流露出来的温情都不一样。有的姣媚，有的清冷，有的哀愁，有的娇羞，有的温和——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各的态。有时，午后的阳光透过窗纱在墙上投下一些光影，那静态的一面墙，就会变得异常丰富和生动，挂历中的女子一个个都像要从里面走出来似的。而我，亦可以从挂历外走进，去抚摸那些假山、楼阁、石阶，以及那绿绿的芭蕉、翩翩的水袖……

这真是美妙的一刻。

触景生情，促使我在家中翻箱倒柜，找出那盒废弃已久的彩笔来了。那

种焦灼地找寻画笔的过程，让我隐约意识到自己对此怀有一份难以言说的炙热。那挂历于是成了我幼年自主学习绘画的最初范本。只记得那时心中只有一念，便是：我想画，我要画。

涂涂抹抹费了一沓白纸之后，笔下的伶人竟也慢慢有了模样。在给她们修饰妆容与服饰的时候，更有种女娲补天般的神圣之感了。

只是这种神圣感并未支撑我太久，我天生的好奇心在遭到不断地引诱之后又越过那些挂历去寻找其他，几番辗转，已把精力全部埋在了几本童话故事书中。那些画呢，我都不记得搁在哪了。

接着又是新年，家中堂屋里又见新的挂历。我却早已失去了翻阅它们的兴致。

那些年，各类画册、书籍、杂志、报刊以铺天盖地之势不断地向我狭小的世界涌来。我深深地体会到了，什么叫“应接不暇”。但每年母亲都会近乎央求地让我翻一翻新年的挂历，她总说：“今年里面的画是最漂亮的，我都快挑花眼了。以后你空了可以拿来画画……”

每当她这样说时我便低头不语，她不知外面的世界早已变了样。

这些年来，虽自知有一点绘画的禀赋，却终究与它磨合不好，任性中就把它打入冷宫了。而今回头看，那些挂历，之所以没有在大浪淘沙的境遇中削减它在母亲心中的位置，也许要感谢她人到中年的怀旧。可我心中明白：她并非真正需要它们，而是不忍丢弃我年少时曾有过的、一个瑰丽的梦想……